

書經體註

利

書經體註大全全纂

荅溪范 翔紫登先生鑒

鍾山錢希祥再文纂輯

發誓上比未渡河時作。今五段看。首節表年以首事。次節呼眾以起其聽。惟天以下四節。原天立君之意。與刺失君道之當討。天作以下四節。推天愛民之心。與所以討之意。末節就民情。天而勵以其討也。通篇以天字作骨。順天乃所以應人也。

書經卷之四

蔡沈集傳

周書

周文王國號後武王曰以為有天下之號書凡三十三篇

誓

泰六同國語作太武王伐殷史錄其誓師之言以其大會

孟津編書者因以泰誓名之上篇未渡河作後二篇既渡河作今文無古交有。按伏生二十八篇本無泰誓武帝時偽泰誓出與伏生今文書各為二十九篇孔壁書雖出而未傳於世故漢儒所引皆用偽泰誓如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太史公記周本紀亦載其語然偽泰誓雖知劉向編經傳所引而古書亦不能盡見故後漢馬融得疑其偽謂泰誓按其文若淺露吾又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其多至晉

首節更臣說惟周武王即位之十有三年。孟春之月。以商受無
道。舉兵伐之。至孟津之地。天下諸侯不期而會。兵來助者八百國。
王遂與大會於此地焉。此表年重事。亦以見武王之得人心也。
十三年言其守臣節之久。大會言其得人心之同。八百國華夏蠻
貊皆在焉。

孔壁古文書行而偽秦書始廢。吳
氏曰。湯武皆以兵受命。然湯之辭。俗
武王之辭。迫湯之數桀也。恭武之數
紂也。傲學者不能無憾。疑其書之晚
出。或非盡書時
時之本文也。

準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

十三年者武王
即位之十三年

也。春者孟春建寅之月也。孟津見禹貢。按
漢孔氏言。虞夏商周成爲文王受命。改元之年
凡九年。而文王崩。武王立。二年而觀兵。三年
而伐紂。合爲十有三年。此皆惑於爲書秦晉
之交。而誤解九年大統未集。與夫觀政于商
之語也。古者人君即位。則稱元年。以計其在
位之久。近常事也。自秦漢始。改十四年爲
後元年。漢文帝亦改十七年爲後元年。自後
魏春秋。因以改元爲重。歐陽氏曰。果重事歟。
西伯即位。已改元年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

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
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
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而又不改元
由是言之謂文王受命改元武王冒文王之
元年者皆妄也歐陽氏之辨極爲明著但其
曰十一年者亦惑於書序十一年之誤也詳
見厚篇又按漢孔氏以春爲建子之月蓋謂
三代改正朔必改月數改月數必以其正爲
四時之首序言一月戊午旣以一月爲建子
之月而經又係之以春故遂以建子之月爲
春夫改正朔不改月數於太甲辨之詳矣而
四時改易尤爲無義冬不可以爲春寒不可
以爲暖固不待辨而明也或曰鄭氏箋詩維
暮之春亦言周之垂春於夏爲孟春曰此漢
儒承襲多誤耳且臣子詩言維暮之春亦又
何求如何新會公是來牟將受厥明蓋言暮
春則當治其新會矣今如何哉然來牟將熟
可以受上帝之明賜天牟麥將熟則建辰之

全曰節王將發。亮歎息說。嗟。今我友邦長君。及我本國治事之臣。與從軍衆士。都要精白一心。明聽我告汝。以伐商之意。不可忽也。○此誓而呼從征之人。以告之。欲其聽之審也。友邦家君指列國言。但事庶土。指本國言。誓者告以伐商之意。包一篇在內。

惟天節。凡為君者。當知君道所係之重。欲知君道者。當思上天立君之心。惟天地之於萬物。乾元資始。坤元資生。於是受氣成形。化生不已。固萬物之父母也。萬物雖並生於天地。惟人能具四端。統萬善。知覺與物不同。是乃得氣之秀。而為萬物之靈。然類均無以相統。天子人類中。篤生一天性聰明。無待勉強。此于眾人又為先知先覺。是靈之靈者也。乃立之為大君。以統萬民。是豈徒尊崇富貴之而已哉。正欲其体天地之心。以子育乎民。聰睿以有臨。明哲以作則。凡天地所不得為者。都代天地而為之。以作民父母焉。天為民立君之意如此。○此先言天立君為民之意。以起下節也。重下三句。蓋著其覺異於物聰明者。知覺異於人也。聰明就心上說。此君德也。元后是君位。作民父母是君道。謂安養勸民。與資始資生者。同其功用也。此只言天立君之意。如此言外。見為君者。不可不体此意也。

月夏正。季春審矣。鄭氏於諒且不得其義。則其考之固不審也。不然則商以季冬為春。周以仲冬為春。四時反逆。皆不得其正。豈三代聖人奉天之政乎。王曰。嗟。我友邦家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王曰。哲。史臣

親之也。家君。魯之也。越及也。御事。治事者。庶士。衆士也。告以伐商之意。且欲其聽之審也。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聰明

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實誠實無妄。謂言聰明出於天性。然也。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容生。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萬物之生。惟人得其秀。而靈具四端。備萬善。知覺獨異於物。而聖人又得其最秀。而最靈者。天性聰明。無所勉強。其知先知。其覺先覺。首出庶物。故能為大君。於天下。而天下之疲癯瘵。疾得。其生。鰥寡孤。

今商節天為民而立君。君固當承天以治民也。今商王受居元后之位。却不知作民父母之道。乃侮慢自肆。不敬上天。而恣行無忌。以降災于下民。是身為天之宗子。實則天之罪人矣。此與下節皆承上言紂失君道。而此節則其綱也。慢天虐民。須臾看亦勿說。到當伐意。敬者萬善之本。不敬者萬惡之本。人雖至愚。猶知敬天。今商王且不敬。宜其災惡曰深也。

沈酒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剝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勅衆集。而彌

獨得其善。亦謂民之眾無二。而不得其所以焉。則元后者又所以為民之父母也。夫天地生物而厚於人。天地生人而厚於聖人。其所以厚於聖人者。亦惟欲其君長乎民。而裨天地父母斯民之心而已。天之為民如此。則任元后之責者。可不知所以作民父母之義乎。商紂失君民之道。故武王發此是雖一時暫師之言。而實萬世人君之所當休念也。今

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

受紂名也。言紂慢天虐民不知

所以作民父母也。慢天虐民之實。即下文所云也。

沈酒冒色。敢行暴

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

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剝剔孕婦。皇

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勅衆集。而彌

民為心。忍使久居此位乎。是以赫焉震怒。乃命我文考。敬承天之威怒。以伐罪而救民。惜乎中道崩殂。遂致大功猶未成就也。昔無賴子繼起者哉。○此豈舉慢禮虐民之實所以聲其罪也。沈湎句是不原汚濁。並敢行暴虐之本罪。人二句是刑賞之暴虐。官室二句是用度之暴虐。後服即指官室等而言。殘害民承宮室句。訟焚炙二句。乃法外之法。又暴虐之甚。者須知此亦是指其大者。其重受之惡不止此也。天威即震怒之變大勳以安天下而言也。

肆予節惟文考之勳。未集而皇天之威。實有不容不將者。故我小子發。欲伐商以終其事。而猶不忍遽伐也。嗣位以來。嘗以爾友邦冢君之向背。視政之得失于商。使其懼而知改。豈非予所深望乎。惟受則掩惡。絕無陵改之心。乃縱肆無忌。肆其虐政。而肆其廟大禮。都不以為意。弗事上帝。與在天之神。在地之神。棄其祖考宗廟。通弗祭。且祭享犧牲絜盛。盡為凶人竊盜。天地祖宗已厭絕之矣。他還說我下有民。上有命。依然自恃不懲。戒其侮慢之失。現商之敗。若此。其能終聽之乎。○此承上而言受之虐。惡不改。以起不容不伐之意也。肆字承上節來。以爾一句。是追叙前事。頃政原望其能改。惟受以下。不惟不改。而反加甚。猶舉慢神者。神可慢無所不慢矣。有民應虐民。說有命應慢天說。

破班靡反。剗空胡反。○沈湎溺於酒也。冒色冒亂女色也。族親族也。一人有罪。刑及親族也。世子弟也。官使不擇賢才。惟因父兄而寵任子弟也。上高曰臺。有木曰榭。澣澣曰陂。停水曰池。後者也。焚炙炮烙刑之類。剗剗剗。也。皇甫謐云。剗剗比于妻以視其憎。未知何

據紂虐害無道如此。故皇天震怒。命我文王。敬將天威。以除邪虐。大功未集。而文王崩殂。謂大動在文王時。未嘗有意至紂。是紂武王伐之。故文王之辭不得不爾。學者當言外得之。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

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

宗。廟弗祀。犧牲絜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

有命。罔懲其侮。後且緣反。肆。說也。現政猶伊尹所謂萬天之長。可以觀

天佑節受稔惡如此。則今日之舉長非得已矣。夫上天佑助下民。慮其強凌弱。眾暴寡也。于是立之君而寄以整理之權。慮其昧天。性悖人倫也。于是立之師而授以董率之任。豈徒然哉。惟其能助上帝之所不及。敷設教。使無一人不遂生。若性以緩安。四方之民乃無奈斯耳。今天既服商德。而以此任屬之我。則有罪當討。無罪當赦。我惟奉天以討之。赦之。何敢過用其心志。而作奸作惡。于其間乎。故今日而不除暴以安民。亦其非克相寵綏之道矣。○此承上而以君師之責自在正見代受之下。容已也。與惟天地節相也。但彼為糾失道而言重在天上。君上此為已責任而言重在君。体天上作君作師正佑民之責。免相寵綏乃君師之實。此猶是泛言末二句乃隱然以君師自任。必討有罪之君安無罪之民乃無負作君作師之意也。

同力。凡君師之責既在我矣。豈昧然為非常之舉哉。就以人事言之。其志有云。凡用兵必貴知己知彼。若兩軍相對。力之強弱齊等。則須度量。平日孰行善而為有德。孰行暴而為無德。德勝則力

政八。百諸侯皆商。歸周則商政可知。先儒以規政為觀兵。誤矣。倏收也。夷蹯踞也。武王言故我小子以爾諸侯之向背。規政之失得。於商。今諸侯皆叛。既已如此。而糾無有悔悟。收過之心。夷蹯而居。廢上帝百神宗廟之祀。犧牲粢盛。以為祭祀之備者。皆盡于凶惡盜賊之人。即箕子所謂穰穰神祇之犧牲者也。受之慢神如此。乃謂我有民社。我有天命。而無有懲戒其侮慢之意。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

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

厥志。佑助寵愛也。天助下民為之君。以長之。為之師。以教之。君師者。惟其能左右上

帝。以寵安天下。則夫有罪之當討。無罪之當赦。我何敢有過用其心乎。言一聽於天而已。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有臣億萬。惟億萬心。

自不敵矣。豈德之優乎？則又須度量。臨時孰師出有名，而合義就師，出無名而不義，義勝則德亦不敵矣。觀世而商周之勝負，豈不丁然易見哉！即以力論，紂雖有臣億萬，皆眾叛親離，惟億萬心寡助之至矣。予止有臣三千，却都順天應人，惟一心多助之至矣。是力且不能敵，我何論德與義哉！此即人事以見伐商有必克之理也。首二句是述兵志之詞，下四句即力以見伐商之必克，末須補德義更不待言。意德以平日言，義以臨事言。度德權善，惡也。度義較曲直也。一心者，君與士卒一心，士卒又共為一心，是正德義所感而成其力者也。

商罪既試以天意，觀之商既敢行異虐，又罔懲其侮罪，惡已貫通，盈滿天心，憫下民無主，乃命我膺君師之責以誅之。我今日若何守臣節，弗順天意，以代商是縱惡虐民，其罪亦與之等矣。而改辭其責哉。此即天意以明伐商有必克之勢也。上二句見積惡者其罪大，下二句見長惡者其罪同。

小子節惟縱惡與積惡同罪，故予小子蚤夜敬懼以伐商。乃文考未身之重，遂先受命于文考之廟，然命我文考者天也。故又行郊祀于上帝，求福于冢土，皆以代商之事告之。予是乃率爾有眾，致天之罰于商，以求免維鈞之罪。天豈輕爾也哉。此承上節而追述起兵時所舉之祀，以見伐商乃所以奉天也。受命文考者，稟

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度量度也，德得也，行道

事違時之宜也。同力度德，同德度義，意者兵志之詞。武王舉以明伐商之必克也。林氏曰：左傳襄王十一年，魯穆叔曰：「年鈞，擇賢義鈞；以下昭二十六年，王子朝曰：「年鈞，以德德鈞；以下蓋亦舉古人之語，文勢正與此同。百出曰：億紂雖有億萬臣，而有億萬心，眾叛親離，寡助之至，力且不同，況德與義乎？」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

順天厥罪惟鈞。貫通盈滿也。言紂積惡如此，天命誅之，今不誅紂，是長惡

也。其罪豈不與紂鈞乎？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如律故，紂者與同罪也。

命文考類于上帝，于冢土，以爾有寮，底天之罰。

底致也。冢土，大社也。祭社曰宜，上文言之。罰，縱紂不誅，則罪與紂鈞，故此言予小子

于親而非伐功類帝宜上者告于尊而非自專也紂之惡在不敬
上天文之德在肅將天威武之功在夙夜祇懼敬與不敬聖狂分
焉興亡判焉

未節天威曰天威罰曰天罰良以天居高聽卑默默之中嘗矜憐
于下民但凡民情所從天必鑒而從之今民皆欲亡紂天必從而
亡之可知矣爾等庶幾輔佐我一人除其濁亂以永清四海之民
使皆沐浴維新之化此乃順惠之時若違而失之則自蹈愾鈞之罪
矣夫豈可哉爾等亦共勉之可也○此勉衆以輔已成功也首三
句泛言天意從民以起下意所欲如平禍亂去疾苦之類下乃勉
衆以共承天意之詞天之立君凡以爲民故一篇之中三致意焉
首言作民父母以見紂不能爲民父母也次言作之君師以見紂
不能爲民君師也未言民欲天從以見民欲亡商而伐之必克也
時哉弗可失猶云不可違也

泰誓中此與下篇皆既渡河時作此篇分三段看首二節序作誓
之由而命之聽誓中聞六節言紂縱惡之極而以桀事証之并及
已伐罪之決而以湯事証之末節乃勉衆輔已之詞亦以天民二
字爲主

畏天之威早夜敬懼不敢自寧受命于文王
之廟告于天神地祇以爾有衆致天之罰於
商也王制曰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
乎禩受命文考即造乎禩也王制以神尊卑
爲序此先言受命文考者以伐紂之舉天本
命之文王武王特稟文王之命以率其伐功
而已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
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天矜憐于民民
有所欲天必從
之今民欲亡紂如此則天意可知爾庶幾輔
我一人除其邪穢永清四海是乃天人合應
之時不
可失也

泰誓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

首節更臣說武王自孟春丁巳會兵伐商。至次日戊午乃引兵自孟津渡河。會師于河北。前日大會之諸侯皆以師畢會于此。王乃撫循士卒而誓以伐商之意焉。此會之次序也。兵以次為善。次則有整兵慎戰之意。師以會為正。畢會則無輕率倖勝之心。

嗚呼節誓師之謂說嗚呼。今畢會之師皆我西土之眾也。汝等皆當聽我言。汝等皆以伐商之意可乎。此呼眾而勸其心也。

我聞節凡入善惡皆其父之故。我聞古語有云。世間有一等葛古之人。意念註在于善。孜孜汲汲終日為之。而其心猶以為不足。

有一等凶惡之人。意念不在善。亦孜孜汲汲終日為之。其心亦以為不足。蓋所為不同。而其所用之心則一也。今商王受正所謂

凶人也。其于一切非法度之事。着意用力而行。直言惟口不足之意。試觀其舉之如桀。是老成之人所當親近者。彼則放棄之。犯法

有罪之人所當斥逐者。彼偏親比之。是用人之法無度矣。而且荒淫于色。沈酗于酒。心志昏迷。以縱虐于下民。是立身臨民之際無

度矣。于是為臣下者。見紂所為如此。亦皆化而不惠。朋比于家。互為仇讐。最上權力以相誅滅。是一人縱惡而作惡者。且不可勝計

矣。所以致毒痛四海。固不受寬者。無可控告。相與呼籲于天。而凶穢之德。已顯聞于上天。而可以君天下乎。此聲紂之罪也。述古

語重凶人一邊。今商王受正所謂凶人為不善。亦惟曰不足也。播棄三句。是力行無度之實事。臣下化是無旁之惡。及于人無辜二

句。是無度之惡徹于夫。

師而誓。戊音茂。次止徇循也。河朔河北也。戊午以武成考之。是一月二十八日。

曰嗚呼。西土有眾。咸聽朕言。周都豐鎬其地。在西從武王渡

河者皆西方諸侯。故曰西土有眾。我聞言人為善。惟曰不足。

凶人為不善。亦惟曰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

度。播棄老聃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

朋家作仇。聲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惟

不足者言終日為之。而猶為不足也。將言紂

力行無度。故以古人語發之。無度者無法度

之事。播放也。桀齔通黑而黃也。微子所謂齔

遜于荒是也。老成之臣所當親近者。紂乃放

惟天節受只知下民易虐亦知上天難欺乎惟天惠愛下民而重

教養之責惟辟當奉承天意而盡君師之道甚不可忽也不觀夏桀乎桀不能奉天以惠民顧乃恣為淫虐以流毒于下國天厭其德乃遂佑命成湯假手以誅之降黜有夏之命而遷于商天不容桀之惡如此而今日之天亦概可知矣○此言天之革夏以引起下節也首二句泛言辟當奉天惠民下引桀失奉天之道在所當黜也語意重桀不重湯

惟受節天之黜憂非有私也以桀有罪故耳今受之罪乃更浮過于桀如微子以庶兄而有元善之德彼乃剝落而喪亡之此于以諸父而為諫諍之臣彼乃戕害而殘害之天命已去彼猶謂為已而有驕縱自如于是由恃心生出肆心謂敬之道為不足行肆心一逞乃敢干慢神謂祭為無益而不之舉敢于虐民謂暴為無傷而不知忌罪之浮于桀者如此夫前代之與亡乃後人之明鑒諸所鑒視者初不在遠在彼夏王桀耳桀有罪而天既命湯以黜之矧罪之浮于桀者天必無縱之之理今日天意有在其將以予戕定禍亂以又安斯民乎何以知之我興師之時嘗得吉卜又嘗得吉夢以我之夢協我之卜重有休祥之應此以知伐商之舉斷乎其必勝矣此覆轍紂惡而即天意以明伐商之必勝也首句承

為仇讎晉上權命以相誅滅流毒天下無辜之人呼天告冤腥穢之德顯聞于上呂氏曰為善至極則至治馨香為惡至極則極德彰聞惟天惠民惟辟奉天

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

降黜夏命言天惠愛斯民君當奉承天意昔桀不能順天流毒下國故天命成

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

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

傷厥鑒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父民朕

夢協朕上龍子休祥戎商克彜浮過剝落喪去也古者去

國為喪元良微子也諫輔比干也謂已有天命如答祖伊我生不有命在天之類下三句

上虛說剝喪六句。正罪浮之實。厥鑒二句。卽夏事以見商之不容。于天朕夢三句。卽夢卜以証天之專屬於已。其者未定之詞。猶曰。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言之于未然之前。詞當如此。

受有節。且國勢之強弱。視乎人。才。受所有億兆之多。不過智識平等。却又各懷猜忌。離心離德。予所統有撥亂之臣。不過十人。却皆盡忠爲國。同心同德。夫人才原不可以多寡論也。彼夷人中。雖有至親之臣。豈若周之亂臣。皆仁厚之火。而可恃乎。商周之勝負。亦可于此決之矣。此又以人事而見商周之不相敵也。夷人以才識平當而言。周親以同惡相濟而言。亂臣以戡亂而言。仁人以安民而言也。蓋受夷人雖衆。未必出。不如周亂臣雖少。而盡忠受之。臣雖親。未必賢。不如周賢人之疎。而可恃。此其所以克紂也。

天祖節。且天人原是一理。欲知天意。但觀民情可已。天非有目以視人。而于人之善惡。無不見者。亦自我民之視。以爲視耳。天非有耳以聽人。而于人之是非。無不聞者。亦自我民之聽。以爲聽耳。夫民心之好惡。便是天意之去留。今百姓苦紂之虐。皆以我不往正。商罪都過責于我一人。是民心既向。而天意可知矣。朕雖欲不行。何可得哉。此又合天人言之。以見伐商有必往之勢也。首二句。

亦紂所嘗言者。鑒視也。其所鑒視。初不在遠。有夏多罪。天既命湯。黜其命矣。今紂多罪。天其以我父民乎。襲重也。言我之夢。協我之卜。重有休祥之應。知伐商而必勝之也。此言天意有心。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

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夷平也。夷人言。

其智識不相上下也。治亂曰。亂十人。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文母。孔子曰。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劉侍讀以爲。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九臣治外邑。姜治內。言紂雖有夷人之多。不如周治臣之少。而盡忠也。周至也。紂雖有至親之臣。不如周仁人之賢。而可恃也。此言人事有必克之理。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

之言天寄耳目于民見民心即是天意之所在公百姓以不正商
責我則天亦必以伐商屬我可知矣如之何可不往哉未向撮上
二節意入講意也

我武簡我之必征豈有私意哉天人交迫不得已而威武奮揚侵
入彼之疆界者止以取其凶殘而誅之以收天下之民用以建永
清之烈成未集之勳使我殺伐之功用以張大耳是雖蠻貊子孫
而實無愧于其祖宗昔湯伐桀原以公天下為心今我心猶湯也
有今日之舉則于湯之心不更光顯明白哉此表已伐商之公
心也上四句一氣說下見除暴安民非以利己末句乃以湯較之
而見其無異志也桀弗順天而湯放之固是至公無私受罪深桀
而武伐之亦是至公無私則有武王而湯之心豈不更光顯乎光
只是明白之意惟公故光不得以公字替光字也朱子云比于湯
之放桀又有光焉亦是一講並存之

未簡我之心事固可其諒然爾等不得謂我仁彼暴遂有輕敵之
心也然哉爾將上無或可以彼為不足畏爾可執心以為彼勢甚盛
若非我軍所能敵者庶可有濟也所以然者為何蓋當今百姓畏
紂之虐暴上如不曰保若朋推其頭角然人心危懼如此此所
以不可不勉也嗚呼彼其同以除暴安民為念一德一心立定其
貞觀之功庶幾斯民免于凶殘獲寧溥之危而得久安于世焉可

主適庸庸實也武王言天之視聽皆自乎民
今民皆有責於我謂我不正商罪以民心
而察天意則我之伐商斷必往矣蓋百姓畏
紂之虐暴周之深而責武王不即拯已於水
火也如湯東面而征西夷
怨南面而征北狄怨之意我武惟揚優予之

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揚舉侵入也凶殘紂

也猶孟子謂之殘賊武王用民伐罪於湯之
心為益明自於天下也自世俗視之武王伐
湯之子孫褒湯之宗社謂之湯雖可也然湯
放桀武王伐紂皆公天下為心非有私於已
者武之事蹟之湯而無愧湯之心驗之武而
益顯是則伐商之望豈不於湯為有光也哉

曷戢天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嚮嚮若

巖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

不以此意哉。此勉衆輔已以成功也。曷哉三句戒以當慎意百
姓二句推原上意以起下文嗚呼以下乃期必之詞一德一心串
看德一心必一也立者立見如此壯其速也永世以民生言應漂
漂

秦誓下首節書之小序下以爾嗚呼對看上言商受之惡爲天人
所棄而勵衆士以成功下言文王之德爲天人所歸而自期以必
克

首節更臣說時戊午之明日將赴南郊臨敵甚近王乃巡視六軍
之部伍器械曉然發令誓戒衆士以作其氣焉此序事之詞也
前諸侯將士從王渡河跋涉其難於附循之以安衆心此戰期以
殂恐部伍不整器械不飭故巡勅之以肅士氣

王曰節王乃發誓曰嗚呼我西土君子亦知受之自取滅亡乎
上天有顯然明白如仁義禮智信之道賦畀于人比類相屬散見

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間其彰明較著其道也即所謂
五常也雖盡人皆具要賴爲君者必守之以爲法于天下今商王

受身爲纘紸之主乃褻狎侮慢此五常之道弛果怠惰全無敬畏
之心是已失其所以爲君之道故上天怒而自絕于天下致民

離而結怨于民其何以爲天之元子而父母斯民乎此原天之
亡君而言紸紸之君道也顯道二句中說類即道中之類也以其

爲人所共由故曰道以是道而散見于人倫故曰類爲天下共見

世最勉也天子將士也勉哉將士無或以紸
爲不足畏帝執心以爲非我所敵也商民
異紸之虐慄慄若崩摧其頭角然言人心危
懼如此汝當一德心立定厥功以克永世也

秦誓

時廢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廢明戊午之明日也

古者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是時武王未傳六
軍牧誓教三卿可見此曰六師者史臣之詞

也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夫有顯道厥類惟

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

結怨于民

天有至顯之理其義類甚明至顯
之理即典常之理也紸紸君臣父

子兄弟夫婦典常之道褻狎侮慢荒怠情
無所敬畏上自絕于天下結怨于民結怨者

其間故曰顯者有所屬而截然素故曰影此猶泛言以見君當
以身作則下方切紂言狎侮二句亦串下惟狎侮所以弗敬也五
常即顯道以其流行星露如五旦之在天故曰常自絕二句則狎
侮之所致當看自字絕字見非天輕棄之而民故離之也民心即
天意亦須串論

斯朝節誠以狎侮自絕之實言之如冬月有朝涉者疑其脛能耐
寒遂斯而視之賢人如比于者疑其心有七竅乃剖而觀之又大
作刑威在意殺戮毒痛及于四海無人不受其害其所尊崇信任
者無非紂之臣人而其所放棄黜退者反在師保之佐且屏棄先
王之典章而不遵囚奴忠正之士而不用郊社所以事天地也都
廢失而不修舉宗廟所以祀其先也都怠慢而不享祀一惟作為
奇異的技術淫侈的巧物以媚悅所嬖之婦人受之狎侮五常而
自絕于天如此故上天不順其所為亦遂絕之而斷然降是喪亡
之禍不少貸也第天降是喪不得不假手于有命之人我今日此
舉正是代天行事我奉天而爾等不可不奉我也尚其孜孜然奉
我一人以敬行天之罰可耳○此奉上言狎侮自絕之實而期衆
士之輔已也自首句至悅婦人總是狎侮宜只至平叙去不必瑣
瑣分貼上帝二句見彼自絕于天而天亦遂絕彼孜孜二句見已
奉天致詞而爾輩奉已共詞也

非一之謂下文自
斯朝涉之脛耐賢人之
心
絕結紂之實也

作威殺戮毒痛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

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

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

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斯側略反痛首鋪

冬月見朝涉永者謂其脛耐寒斫而視之史

記云比于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中有七竅

遂剖比于觀其心痛病也作刑威以殺戮為

事毒病四海之人言其禍之所及者遠也回
邪也正士簪子也郊所以祭天社所以祭地
奇技謂奇異技能淫巧謂過度之巧刻女傳
紂膏桐柱下加炭命有罪者行輒墮炭中姐
已乃笑夫欲姐已之笑至為炮烙之刑則其

古人節試以狎侮結怨之實言也。古人嘗有言說。民情向背無常。能以恩義撫恤。我則戴之為后。不然而以威勢虐害。我則疾之如讐。今孤立之受。不知撫民之道。大惟作為刑威。以虐孤人之子。寡人之妻。離散人之兄弟。非汝世世之讐。我又聞欲樹立人之德。使有成就。必須多方培養。俟其逐漸滋長。若欲除去人之惡。使無蔓延。必須急治首惡之人。以絕其根本。受正所謂眾惡之本。不可不急除者也。故我小子倡率義師。人以爾等眾士弔民伐罪。務除滅汝之世讐。是我此舉非以切私也。爾眾士其庶幾踐行。殺敵之果致果之毅。以成乃君用伐之勳。可耳。誠能勉果毅而功多。自不惜高爵重祿之厚。嘗以酬之。若退縮而不進果毅。則雖然之戮。亦所不免焉。爾可不共励哉。○此承上言。明仇結怨之實。而勉眾士也。撫我至。參。鄒句。爾引古以釋之。上引古重虐我句。見紂乃民之世讐也。下引古重除惡句。見世讐之不可不殄滅也。作威即土崩朝涉等事。亦是狎侮處世仇。正言其結怨于民也。滋字有漸長之意。除字有急去之意。此兩段對看。語意趨重。進果毅句。果者無畏。進象者無甲。止來二句。乃以刑賞勸戒之也。

奇技淫巧以悅之者。宜無所不至矣。祝嘏也。言紂於茲邪。則尊信之師。保則放逐之。具棄先王之法。囚奴中正之士。輕廢奉祀之祀。專意淫褻之行。令上天當故天弗順而斷然降是喪亡也。爾眾士其勉力。不。占。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讐。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讐。德務滋除。惡務本肆。小子誕以爾眾士殄殲乃讐。爾眾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洪大也。獨夫言天。命已絕。人心已去。但一獨夫耳。孟子曰。殘賊之人謂之一夫。武王引古人之言。謂撫我則我之君也。虐我則我之讐也。今獨夫受大威虐。以惑害于爾百姓。是乃爾之世讐也。務專力也。植德則務。